



中共株洲市委主管、主办
株洲日报社出版



井冈星火照征程 戎马关山气浩然

——探访炎陵张经武故居

姬佳琪

毛主席曾经说过：“张经武同志不仅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，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。”

六月，沿着罗霄山脉蜿蜒的山路来到炎陵县沅水镇夏馆村，青砖灰瓦的张经武故居静静伫立在沅水河畔。这座始建于清代的湘南民居，门前石碑上“张经武故居”五个烫金大字在雨雾中依然醒目，仿佛在无声诉说着开国将军的传奇人生。

推开厚重的木门，时光仿佛倒流回1906年。在这座三进两厢的典型湘南民居里，张家迎来了他们的长子。故居讲解员小徐指着天井旁一间简朴的厢房介绍：“这就是将军出生的地方，他在这里度过了他的整个少年时代。”

展馆内，刚刚到达陕北的青年张经武将军的照片格外引人注目。照片中青涩的张经武眼神坚毅，谁能想到这个湘南农家子弟日后会成为西藏和平解放的关键人物？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，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迅速成长。展厅墙上复制的他早期撰写的战地通讯，字里行间跳动着火热的革命激情。

“将军生前常说，是井冈山的星火照亮了他的人生道路。”小徐指着墙上的照片告诉我们，照片里年轻的张经武身着粗布军装，出任少将参谋长，目光如炬。

二楼展厅墙上，一张毛主席致信的照片被展出。1951年，张经武正式作为中央人民政府代表，穿越险峻的横断山脉进入西藏。“当时将军的随从人员回忆，经武将军的包裹始终装着《十七条协议》和毛主席亲笔信。”小徐讲述时，几位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正俯身细看，神情肃穆。

故居墙上，一张穿着补丁军装的经武将军照片尤为令人动容。这是张经武在西藏工作期间的主要着装，肘部、膝部的补丁密密麻麻。“西藏高寒缺氧，将军却坚持与工作人员同吃同住。”小徐指着一张黑白照片说。照片里，张经武正与藏族群众积极开展上层统战工作，团结、争取西藏上层爱国进步人士，阳光在他饱经风霜的脸上刻下深深的皱纹。

“这几年总有西藏的干部群众专程来参观。”村书记吴红兰告诉我们。去年夏天，一位藏族老阿妈带着孙子在将军像前献上哈达，她说：“没有张代表，就没有今天的新西藏。”

在留言簿上，我看到了炎陵县年轻公务员小蔡的笔迹：“将军‘甘当螺丝钉’的精神，是我们基层工作者最好的教科书。”而来自长沙某中学的研学团队则用稚嫩的字体写道：“要像张爷爷那样，做对国家有用的人。”

雨停了，夕阳为故居镀上金边，院中那棵张经武将军最喜爱的桂花树已亭亭如盖，清香浮动。临别时，当地镇武装部工作人员说：“今年是将军诞辰119周年，我们正在筹备‘将军骨灰归故里’仪式，希望将军回到家乡，把他的精神传递下去，为家乡人民注入新的精神动力。”

暮色中，故居门前的灯光愈发闪亮，如同永不熄灭的井冈星火，照亮着新时代的长征路。



张经武故居 沅水河畔，青砖灰瓦的张

株洲文脉

在茶陵，凭吊乡贤王弘化

孙悦欣

抵达茶陵已是黄昏时分，远远眺去，素有“古南岳”之称的云阳山也难辨真容了。

此次茶陵，是为了凭吊崇祯时期曾任茶陵知州的王弘化，我的一位并不是太出名的乡贤。

王弘化，字用弼，别号怀麓，明代隆庆至崇祯年间人，故居在今山东淄博博山城里西关街。王弘化大半生耕耘于教坛，潜心育人，孜孜不倦。后中举，被朝廷破格提干，宦海十年，官至茶陵知州，《颜神镇志》称其“洁标朗识，卓品鸿才，本植德于槐阶，遂期名于桂苑。”

茶陵是王弘化生活、工作三年多的地方，作为同样是从教数年并通过“科举”闯入仕途的后学，我向来钦佩王公这位乡贤前辈的品德胆略和报国精神，故今年3月南下长沙访友后，执意去茶陵古城踏寻王公的遗迹，亲临“茶陵州衙”“南浦渡口”“宋代城墙”等保存完好的遗址去渡口……

(一)

浏览的第一站是享有“湖湘第一街”美誉的茶陵州衙遗址——如今被称作“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旧址”。1927年10月，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地区，并在随后攻克茶陵县城，在此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——茶陵县工农兵政府。

茶陵州衙位于茶陵县城关三角坪，占地面积18000余平方米。从东门踏入，依次排列着仪门、牌坊、大堂、二堂、三堂、廊舍、内宅、后花园等，两厢房舍是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，一一对应。整体建筑面积4975平方米，皆灰瓦青砖，方椽圆柱，飞檐画栋，显得宽阔气派。尤其是那高耸的马头墙，典型的徽派建筑风格，充分展现了中国建筑艺术和东方审美艺术之美。

游览的人不多，偌大的州衙显得空空荡荡，顿生出几分神秘之感。我徘徊在青砖铺就的甬道，默默注视着阳光普照下略显冰冷的廊署，心里在想：这就是王公当年坐镇的茶陵州衙？他就是在这一大阔斧推行改革、解决弊政的吗？

回答是肯定的。《茶陵州志》载，王弘化是崇祯四年（1631）到任的，此时距崇祯帝朱由检吊死在北京煤山只有短短十余年的时间，整个大明王朝都处在大厦将倾、风雨飘摇之中，即使耿耿忠心耿耿一方的州官如何励精图治，怕也是很难置身局外，造福一方了。

其实不然，查阅历史资料，王弘化在这“三楚绝境，介在闽、粤、江、浙间，而扼其冲”的茶陵，面对“加派频仍，供亿纷沓，逋负侵冒之弊不可枚举”的危局，恪尽职守，身体力行，为朝廷和茶陵百姓很是办了不少实事。譬如对运往京城的官粮，他亲力亲为，“躬自诣仓，较斛斗，验米色，核出纳，剔厘余”，不敢有稍许马虎，“至起解京方才放心。”他十分重视乡村民众的思想教育与引领约束工作，大力整顿村级组织，发挥基层组织作用，消除猖獗的盗患，“明乡约以善俗，防保甲以弭盗。”对于那些假借诬告者，他晓以利害促其认错纠错，市场公平买卖，均按现价交易，避免了各类灾患的发生，“谕习讼者回心，予平买者现价，得火灾于仓卒。”“保境安民，历来是知县知州的头等大事，”“茶地山险，邻壤多盗，一日结连亡命，纵横吉安、衡平等郡。”面对如此险恶局面的严峻形势，他以忠义开导，激发勇气，民多首肯。王弘化在茶陵的所作所为，深得百姓拥护，“阖州戴若神明”，就连邻县之百姓也“望为福曜”。

按理说，王弘化治理茶陵有方，深得百姓爱戴，又值明末朝廷用人之际，理应得到提拔重用才是。可实际情况却是，在茶陵任上不过三年多一点的时间，王弘化便“促驾东归”，回到山东青州颜神镇的老家，并终老于此。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《颜神镇志》中的记载很是简略，“不谓长安咨访，匿揭中伤，唯贾既清，竟议改调”，意思是有



王弘化画像

人匿名举报，恶语中伤王弘化，而朝廷未作认真调查，竟然信以为真，便将其调离茶陵了。更多的细节，早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无从得知。

(二)

按《颜神镇志》的记载，王弘化主政茶陵期间，“兴文教于久湮”。作为茶陵最大最著名的文化书院，洙江书院是全县培养教育人才的地方，那里一定留下过知州王公的足迹烙印，我揣度。

狮子山下，古樟苍柏掩映中，一组宫殿式古建筑群，檐牙金碧，古朴端庄，诗韵流淌，儒风熏飘，这便是洙江书院了。五百年来，书院屡遭兵燹，多次荒废，曾三易其址，最终依弘化旧址建于原址，几经扩建而成如今之规模。推开洙江书院厚重的木门，讲堂上的太师椅仍在。恍惚中，我仿佛看到王弘化一改朝服官帽，一袭青衣布履，鬚髯飘飘地端坐于上方。春风微拂，墙壁四周似乎传来王弘化朗朗的授课声：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……”讲到兴致浓处，王公常抑扬高歌，入忘我之境。

王弘化离开茶陵三年后的崇祯十年（1637年），徐霞客从江西进入湖南茶陵，在当地州官和百姓的帮助下，于6天的时间，游览了灵岩八景、云阳山、泰人洞和麻叶洞等地。如果此时王弘化未仙逝于家乡，依然知州茶陵的话，一定会与徐霞客这位伟大的地理学家结下难以忘怀的美好情缘。

时间关系，我没有沿着当年徐霞客的路线游览，而是沿着洙江河畔，走进了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的茶陵南宋古城——湖南境内唯一保存较完整的宋代石头城墙。城墙屡遭战火摧毁，原来城墙上方的角楼、更楼等古建筑已荡然无存，所幸保存了从迎薰门到南门口一段约600米的城墙，似乎在默默等待着我们的到来。

等待我们到来的还有立于城墙下的铁犀，铁犀是宋时旧物。传说茶陵县令刘子迈奉命筑城以抵御郴州、桂阳一带苗民起义，因洙水河中怪物作祟，乃“括铁数千斤，铸为犀，置江岸，以杀水势”。河妖作祟当然是无稽之谈，但这尊近千年的铁犀却至今不锈不朽，静静地安卧在亭中，成为我国城建及铸造史上的一个奇迹。

亭子中有一位70岁左右的老人，姓付，交谈中得知，付老自退休后就在这里担任义务讲解员，为游客解说古城和铁犀的往事。

“崇祯在位17年，天下大乱，茶陵知州换了6任，走马灯似的。”付老对茶陵历史颇有研究，知我来历后，清了清嗓子说：“北方人来到茶陵的只有山东来的这位王大人。”他指了指面前的古城墙和身旁的铁犀，用肯定的语气说：“王大人肯定无数次登上这面城墙，指挥军民守城。这尊铁犀也一定会留有王大人的手印。”

我亦点头信之。《明故奉训大夫湖

广长沙府茶陵州知州怀麓王公墓志铭》中有载，王弘化“谕以守城获福，避匪灾祸……斗大孤城，赖以安堵，则公所保全者大矣。”茶陵周边匪盗猖獗，且苗民动辄起义举事，茶陵州几乎是汉人，一旦烽烟燃起，作为知州的王弘化必然身先士卒，登上城头，率众抵御入侵。公余闲暇之际，王弘化亦会饶有兴趣地与部下步入亭中，抚摸着这头铁犀，期望它能压服蛟龙，永绝水患而保城墙和州城久安。

我端视着这尊与真牛一般大小的铁犀，它神态安详，四肢伏地，引颈昂头，面望云山，状似刚刚经历过一场殊死搏斗后伏地稍憩。我毫不犹豫地把手置于铁犀身上，恍若和400年前的那双温暖而有力的大手重叠……

(三)

在茶陵，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，当年王弘化是如何离开茶陵的？《明故奉训大夫湖广长沙府茶陵州知州怀麓王公墓志铭》有“抵宿迁，舍舟登陆，或时乘疾驰……”的记载，我估摸着应该是先从茶陵乘舟走水路至杭州，然后沿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，直抵宿迁。至此，王弘化登岸，或徒步，或乘舟，归心似箭……那么，王弘化是从茶陵何处登船的呢？

我请教于导游，她不用置疑的语气说：“南浦渡口，就是这儿。”她指的是铁犀旁边星楼门城门边的一处渡口。

“南浦铁犀因南浦渡口而得名。先有了南浦渡口，然后才有800年前的南浦铁犀。出茶陵北上走水路，大都选择离城最近的南浦渡口。”她分析得很道理。

傍洙江书院顺流而下的文江，与洙水汇合后，向下流经茶陵古城的角楼，方始与城墙并行。它再向前汹涌奔流不到两百米，便到了星楼门城门边的南浦渡口。看似平静的古渡江面下，隐藏了一个水深数米的深渊，当地人称之为“铁牛潭”。

时值仲春，洙江水流湍急，浩浩荡荡。立于岸边，江风掀动着我的衣角，水雾吹打在我的脸颊上，顿觉一股寒意袭上心头。不知怎么，我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390年前那个春夏之交的傍晚，茶陵知州、已届古稀的王弘化，身抱高挂，在两名从颜老家常带在身边多年的可靠随从的陪同下，他着便装，携带一把油质雨伞，悄悄地离开了州衙。沿着黄昏的古城街道，很快就到了铁犀下的南浦渡口。

知州大人要走的消息还是被同事、部下和茶陵的父老乡亲知道了，人们一路小跑，赶到渡口来挽留、来送行……那该是怎样的一幅动人的场景啊！没有话语，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样表达，如何诉说。只有恋恋不舍的眼神，只有不停地招手，只有默默无言的泪水。

“回去——吧——”江面上传来王弘化苍凉的声音，声音划过长空，群山回荡，惊起了暗处的一群白鹭，扑棱着翅膀，惊叫着，掠过层层涟漪，四散奔逃……

这一声，如同打开了情感的闸门，岸上的男女老幼放声大哭，宣泄着对这位爱民如子、公正廉明、不畏虎狼的父母的敬重与难舍。

“老爷——老爷——”呼号声此起彼伏，直至看不见船上的桅杆。

船公低声提醒王弘化：“老爷，前面有险滩急流，请站稳扶好。”

为政三年多，王弘化早已熟悉和领教了茶陵，这里不仅有茶花香、杜鹃红，更有暗流涌动和蛟龙出没。他微微一笑，目视着黄昏下前路未卜的远方，两眼放出灼灼的光华。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
yzhy83@163.com



曾经清水塘火车站，如今已升格为株洲市文物保护单位

清水塘火车站 过往的青春

崔旭艳

从石峰区建设北路进入湘天桥路，过湘天桥左转，沿路直行约两百米，就到了清水塘火车站。

清水塘火车站的站房是一个老式建筑，坡屋顶，屋顶下面淡黄色墙上用红字端正地写着“清水塘”三个字，字下面是四扇红漆玻璃木门，大门左右还对称设计了雕花镂空装饰，建筑主体两旁的窗户也与大门风格保持一致，红色的窗框，看上去给人一种和谐温暖的感觉。

记忆中清水塘站的站前广场不大，就在车站和铁路之间，当时株洲的大中型企业如冶炼厂、化工厂、氮肥厂、玻璃厂、钢厂、塑料厂、水泥厂、五七农药厂、轴瓦厂等企业都在清水塘车站所在的石峰区，数万职工坐火车出行几乎都就近选择清水塘火车站。每临火车即将靠站，站前广场上便熙熙攘攘，除了提着行李候车的乘客，卖各种吃食的应有尽有，热闹得很。

小时候我都在清水塘站坐火车。它也是我第一次认识火车和车站的地方。我当时乘坐的火车是韶1次，从长沙到韶山。这趟车当时在清水塘停靠的时间有点短，记得坐火车的那天总是天还没亮就起床，睡眼惺忪地跟着父亲出门，赶第一趟公交车，行驶路上，公交车顶还开着照明的橘黄小灯，下了公交车即赶紧慢地小跑——父亲急着挤到候车室去交票。

那时候的火车不时晚点。车票买好后，我就守着行李站在站前广场上，朝火车来的方向不停张望。直到看见远方铁轨旁的灯变了颜色，蒸汽机车车头吐着白雾，发出哧哧哧的声响，站里的工作人员穿着铁路制服跑出来，挥舞着三角形的小旗，使劲地吹哨子，指挥不断向火车奔逃的旅客到安全线以外等候，我就知道很快可以上火车了！但偶尔也有例外，有几次明明看到火车来了，却不是我们要上的那个车次，兴奋了几分钟，只得不响地远离刚刚到站的火车，站回原地。

有一回看到站台的工作人员猛吹哨子，哨声很急，边吹边朝着建设北路铁路桥的方向大声疾呼。我看过，原来是有人急匆匆地跑，竟找到一条小路从铁路桥的旁边走楼梯，爬到了铁路路基上，想“抄”近路沿着铁路进站。这时如果火车启动，非常容易被撞倒，吓得工作人员出了一身冷汗，也非常生气。

还有一回站在广场上候车，晨雾初起，隐约听见有人建议：“等下我们逃票。”这句话听得我心中惊讶，便回头寻找，望着晨雾里朦朦胧胧的身影，一时无法辨别声音的准确定位。上车后我开始仔细观察，车厢里的乘客很多，有站在过道里的，有蹲在两节车厢衔接处的，还有倚靠在车门旁边的，都很努力认真的模样，没有一个人像是逃票的。

后来才听说当时确实有不少人坐火车逃票。他们就住在清水塘站附近，对车站的环境和人都熟悉，当时铁路职工坐火车免费，久而久之，他们知道后也参照着“学习”，至今还留下许多故事。

随着公路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，城市之间的交通出行选择逐渐增多，因为坐火车的换乘次数和“最后一公里”的不便，我后来更多地选择坐汽车出行。但年少时的清水塘火车站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。有一次专门询问铁路上的朋友，却被告知这个车站已经停用很久，当时只觉得遗憾，也为曾经繁忙充实的清水塘车站感到失落。

若干年前，听说有人在谋划开通“两山”铁路，从韶山到井冈山，要将停运多年的那段铁路重新修复。我想起清水塘车站就在这条线路上，或许会再度启用，最后却也不了了之……

一直想再去看看清水塘火车站，各种事项牵绊，直到最近才得以成行。从湘天桥下车，往车站方向行走，原来的站前小路已经拓宽成约3.5米宽的柏油路，车站还在原来的位置，仍是记忆中的模样：暖黄色的外墙，有飞翔的小鸟图案的楼梯扶栏，候车室门外栽的树，刷着红油漆的玻璃大门……我像是突然遇见许久未见的老朋友，心里莫名的欣喜。

我又移步到候车室的后面，见原来不能进入的职工宿舍、办公场所都整齐地立在那里，那些低矮的平房、红色的砖墙都留下了岁月久远的痕迹，除了显得有些陈旧简陋外，布局仍与过去一样，完全没有过去时的憔悴和疲惫中似乎焕发出了新的生机，特别是候车室从上至下都重新进行了保持原貌的“穿衣戴帽”。想想，清水塘站已是古稀之年，阳光之下，它却更加端庄温婉大气，仿佛一位慈祥的老人盘着发髻，正带着微笑地看着我，与此同时，一辆挂着中国铁路标志的货车正在它的面前徐徐而行！

回到站前，我发现临路两边的围墙上清水塘火车站成长的记录——清水塘站最初建于1958年。1958年该区域新建清水塘乘降所，1970年更名为清水塘火车站，主要用于服务株洲冶炼厂、化工厂等企业职工通勤，高峰期每天上下乘客近千人。2005年因铁路大提速停止客运业务，移交地方管理，现存建筑保留铁路黄墙红瓦风貌，2012年被列为株洲市文物保护单位……

原来，清水塘站在年老之时已华丽转身，以一种更加成熟稳重的全新身份，陪伴守护着它身边的铁路。想现在的它，正以自己独特的方式，在悄悄地告知我那些过去的繁华和忙碌，以及它在株洲铁路百年历史发展过程中走过的路。